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  
第二十一回 覓生機山中立業 悔往事客舍談心

卻說華如這日自析產後一切粗重生活並不僱人，皆雪花獨任其勞。鄒小姐不能幫她，先妒她後亦不知不覺拜服她。雪花又將鄒小姐馬桶衣服一概倒的倒，洗的洗，鄒小姐轉而感謝她，華如因張羅不起，一時不能動身，坐在家中終日納悶不提。且記當年那個勞師母，她令丈夫投營，自己卻逃在何處？原來師母聞長毛到了，便帶了阿牛將家中所有什物搬至娘家，同娘家人一同逃至處州府遂昌縣交界處一個山中。這山中有荒田二百餘畝，高高低低並非平地。師母娘家人手多，見了這個地方，知無出息，長毛不來的，便在山中檢了一個幽僻的地方，將家中所有的什物並勞師母家搬來，盡行搬至這個地方，往返七八遭，並將家中牛犬一齊運到。於是避了數月，帶來糧米漸漸不敷，聽得長毛尚在江西廣豐一帶，離山甚近不敢回家，大家無事做亦難度日，且知糧草不敷，大家商議，一切田器皆有，不如種起田來。遂就山勢高低處去了草，鋤鋤平便是平田，遠望如樓梯一般。

是時已八月初旬，大家商議救饑的方法，便有一個人說莫如種蕎麥，此物落土八十日即可收割，大家齊說想得好。於是大家用力鋤了數十處，勞師母帶了阿牛鋤平了七八處，各將蕎麥落了土。又去開墾了數十處，便種各豆。於是有荒山處無不開墾，各人皆占了一塊，或十畝，或二十畝，勞師母母子兩人便種了二十畝豆子。既皆下土，便皆種麥，四處又尋出零星不成塊的地亦開出來便種土瓜，此物即名番薯，描了苗見土即生，苗上起節，一節插土便成一瓜，但有土得見天日，插無不活。「群芳譜」中極言其利，為備荒救饑第一等養生的糧食，大家又種了許多。至十月初，這山中高高低低均皆一望青蔥，間著猩紅的蕎麥梗子。

不數年，知長毛盡退了，要想回家又捨不得山中出息，各人蓋起草房來，勞師母更不必說亦難他不得的。所苦者，山高無水，大家又想法子：將竹竿打通，引水分灌各處，於是大家又不怕了。大家說此處若有水便是桃花源。

到了蕎麥收成時，可惜無水確不能快碾。不得已，各用小石臼舂出，大家又說此處可惜無水確，各樣出米之物就好省力氣了。哪知大家將各種子落土後到了十一月，先收了蕎麥，次收了豆子，末後收了土瓜，堆得滿草房，連人不能容身了。惟有小麥是明年夏間收的，於是大家有一半不願出山。此時勞師母心想：「這時丈夫不回家，若回家開門七件，哪件不奮？比投營吃人家的飯豈不好些。」於是勞師母便在山中居然成了家了。表過不提。

且說孔先生自從那日勸了華如不要讀時文，是害人的，華如不聽他，便辭了華如仍回飯店住了。不料這日先生將被出去店門口曬太陽，見玉山大路上來了一人，後邊有行李一擔，先生一看認得，是當年在場中論文那個副榜鄭芝苾。芝苾見了先生便驚問道：「你為何在這裡？」先生便將投營說起，次說到上海，末說到幫店至不得已住飯店細細告訴了。芝苾見了先生歎口氣說：「我與你同是讀書人，其為時文所誤的，均是一樣，我是恨極了。」

先生聽了便問芝苾：「你為何恨得這般，可以說說麼？」

芝苾道：「話長了，我至飯店同你談一夜如何？」便叫挑行李的挑進去。是時已晚，二人便吃了晚飯，鋪了鋪，挑了燈各躺在鋪上，芝苾便說：「孔先生，你知道我這兩年被人欺負麼？我說與你聽聽。你說讀時文的有用無用？我從前原是有錢的，不多卻積有二千金，前四年有三四個處州人叫我湊開木行，我答應了，便湊成千股。不料有個親戚亦是並沒有多錢的，見木行好，跟到木行中看看生意便與木行中管賬的一說又湊了進去。當時又有一個朋友是與我說得來的亦湊在股內。就有許多親戚看見木行生意好，拿些錢交與我那個親戚放在行中生意，又不放心我那親戚，問我說可放得心麼？行中有此款錢否？我到行中見了賬簿，見此款錢卻是有的。我兄弟有筆錢早交與那親戚放在行中，此筆卻沒有。查了賬後便回來通知那放錢生息的親戚說是有的，又通知我兄弟說『你放的一款賬上卻沒有的』，說了這句話後兩邊便認定了，我便不放心我那親戚，我猶不知那親戚懷著壞心便將錢洋進出權柄交與他，又每年薪俸一百。不料我那親戚貪心不足，不顧木行性命，至別處又開了一店，將本行招牌借了去，又錢莊各處移錢，又將木行中客本瞞了我並我那朋友，忽然移去二千元，行中登時不能移運，我二人得知，竭盡心力不能營救。我那親戚眼見我二人空著手跳了半年，他全然不顧。這邊放息的倒不怪他，一齊怪我口快，轉向我逼索存款。這裡尚有股東見我二人營救，只說我二人管事，一朝折本便一齊向我二人，逼我交還原湊的股來。四面夾攻，其時我自己存款亦有一千四百元，貼了攤賬。眾人不信，說我假造的，又說我是將人送禮的。其實眾湊東不但無錢，並各股應出的亦不齊，不但不齊，各湊東拖去銀洋亦不認，那原經手的人又死了，於是我有口難分，不得已至神前焚香。弄了一年多，方將要緊款遺去，其餘看情面上一概讓訖。尚有一筆公款未清，幸有一知己借我八十元湊用了方將公款彌補。那親戚不但不顧，且背地裡說我壞話，於是至親骨肉一概以我為口實，至今賬目雖了，我手頭已賠得一空如洗。」

先生道：「難得你，這個借你錢的姓甚麼？」

芝苾道：「姓濮陽，單名增，號益齋，此人有八個字好贈他，你知道哪八個字？就是那『疏財仗義，拯乏憐才』這八個字。我是用過他錢不止這一次，我若無此人搭救，這次早已丟臉。」

先生道：「為何只少八十元便要丟臉？」

芝苾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原說有經手地方公項。因倒行被人吞吃下去，我須賠出。若像從前有錢時，何怕七八百我皆賠得出。今生意倒閉，你想我從何賠墊？我又是在正場面上人，一時官府追究，若不賠出豈不是丟臉麼！故我說此人即是我終身的大恩人。先生你不曉得，我一生從未曾低頭過，亦未曾用過別人半毫三分不義的錢財，亦不曾欠過一人的私債，即至今日亦不欠一人，我因此敢說硬話，只見了此人便不能不低頭。」

先生笑道：「我聞得人說你平日為人心高氣傲，無一人在你眼睛裡，有多少人拜服你學問，欲結交你，你總看不起他，為何只用了此人八十元你便如此拜服他？」

芝苾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大凡朋友於錢財上原可以有無相通，若朋友倒了運時，你看世上人個個是錦上添花，哪一個肯雪中送炭，這益齋偏於我落魄時借我，是何等眼力，何等胸襟，何等局量，何等學問，不得不叫我十分感激。可憐用了半年，只因了十餘元利息，幸他不甚計較。我本要在外賺錢還他，無奈我這數年運氣不好，總不能還他，因此我亦無面見他，日後我總須想出一個法子報了這人的大恩方有面孔立在世上，」

先生聽了半日說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此人是否舊年為國家欠了日本兵費部議息，借民間私債以償倭款。此人母親繼先夫遺志不要皇上利息，願將釵環衣飾變賣助銀一千兩，今年皇上覽奏大喜，賞給『急公好義』匾額，至今四海聞名。閣下所說莫非此個否？」

芝苾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

先生又道：「此人母親姓甚麼？」

芝苾道：「這位太夫人姓陳，本係富家女，難得嫁了個丈夫，號西侯，亦是一個孝子，人人皆知道的，可惜西侯公早卒，因此這陳夫人說又是一個節婦。兩人早蒙朝遷旌獎過的。」

先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這人見母親捐銀可愛惜否？」

芝苾道：「益齋亦是上承父志又且孝順母親，那有絲毫愛惜。」

先生道：「如此便又是個孝子了，大凡孝父母的必有血性，待朋友必是好的。」

芝苾說：「朋友亦尚有好的，但見我沒了錢便不像從前到我家一日二次豁拳吃酒的高興。就絕跡不來了。並那與我說得來的反與我那親戚同了一路編排我不是，在背面說壞話。我兄弟又怨我了不得，可憐我當時以坐了館不能分身，到行自己拿了銀錢，出入的銀錢便弄得我九死一生。」

先生道：「難道人不知你行中有錢存放麼？」

芝苾道：「人總疑心我無錢。」

先生道：「我亦疑心。」

芝苾聽了便說：「我若無錢將人送禮我便……」

先生聽到這句便知芝苾急了要發咒，只得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們總是為時文所誤不知世情之艱險，然則今日你要到哪裡去？」

芝苾道：「我有個學生做饒州浮梁縣釐卡上委員，我去尋學生，學生送了我八十元，因從這路回來，不想就遇見了你，我打算過了明年到蘇州去。」欲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